

瑪麗蓮·夢露傳

—— 一個神秘女人的一生



〔美〕安東尼·薩默斯 著

謝立新

譯 李惠康

審校

玛丽莲·梦露传

——一个神秘女人的一生

[美]安东尼·萨默斯 著

谢立新 译

李惠康 审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MALI LIAN MENG LU ZHUAN

玛丽莲·梦露传

——一个神秘女人的一生

[美] 安东尼·萨默斯 著

谢立新 译 李惠康 审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4插页 411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2361-2/K·334

定价：10.45元

目 录

- 第一部 误入蝎巢…………… (1)
- 第二部 迪·马吉奥的不幸…………… (95)
- 第三部 破裂的婚姻——破碎的心…………… (187)
- 第四部 玛丽莲与肯尼迪兄弟的瓜葛…………… (337)
- 第五部 蜡烛燃尽…………… (473)
- 第六部 余波…………… (559)

第一部

误入蜃巢

工业造福于人类，同时也损害人性。好莱坞这个梦的工厂，抛出了一个梦的姑娘。她能醒悟过来面对现实吗？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在梦境之外她有真实的生活吗？

——诗人诺曼·罗斯顿（玛丽莲的亲友）

在好莱坞，不满30岁且未受雇于妓院的每个女人都叫“童星”。

——本·赫克特（此人最先对玛丽莲进行了几次重要采访）

第一章

1962年8月4日。星期六。午夜之前的洛杉矶。一弯月牙斜挂天边，在好莱坞竞技场的礼堂里，人们聆听着亨利·马尼西尼乐队演奏的略带苦涩旋律的乐曲。

突然，在众多的音乐迷尚未觉察之时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位侍者歉疚地耳语了几句，把一张火急的条子递给了贵宾席中的一位先生。此人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听了一会儿，然后他简捷地说了几句话，唤走了他夫人，奔向了自家的车子。

随后的几个小时，沉睡的洛杉矶市似乎出了什么事，有那么多的人在不停地来来往往忙碌着。床边的电话铃唤醒了许多医生、大夫，一名知名律师，以及影视界的要人们和一些私人侦探。有一位著名演员，美国总统的姐夫直奔华盛顿。直升飞机的隆隆声把住在海滩秀丽寓所的这位演员的邻居们从睡梦中惊醒。一辆救护车受命奔往郊区一所看上去十分简朴的房屋。当问起这位司机当时到那儿去执行什么任务时，他说他已想不起来了。

公众对夜幕下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而且就我们所知，任

何官方材料对此未作记载。触发这些事件的就是当年的重大新闻，其报导频率高过导弹危机和几星期后发生的近乎动用核武器的战争——玛丽莲·梦露猝别人世。

1982年，正好20年后，洛杉矶一位地方检察官重新受理这一从未停止过传言和争论的案子。他的辩护是有局限的，有足够的证据去进行犯罪调查吗？梦露是被谋杀的吗？4个月后，该检察官的辩护状因证据“不足以形成犯罪理论”而被驳回。这仅仅是一次“门槛调查”，确实如此，调查者竟然没有采访曾亲临死者现场的那位侦探。

1982年的报导承认有“事实的悬殊”，而且在梦露事件的调查中出现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官员今天私下透露他们曾陷入了假象与迷惘的困境之中。他们猜测玛丽莲也许是自杀身亡，但同时觉得1962年发生的那一事件确实有点蹊跷。

梦露和约翰·肯尼迪以及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似乎与此有一定的牵连，尤其是玛丽莲去世时，罗伯特的行径能表明这一点。

当这位检察官的下属讨论肯尼迪兄弟时，他们无奈地耸了耸肩。其中一位说，“我们无权调查一起政治事件。”当时的新闻界更没有理由只沉浸在怜悯之中而不作严肃的报导。从那时起，在大量撰写玛丽莲·梦露的作品中，无一负责任的作者能对这位毫无异议地被推崇为当代世界性感象征的最后日子作一职业性调查。诺曼·梅勒曾写书暗指这是一起谋杀事件，并引起了一时轰动，而他今天却后悔“未尽最大努力”。

说其他人没有报导玛丽莲·梦露的最后日子不算言过其实，因为从打字机上打出成千上万的字句，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

意的，世故的还是幼稚的，目前尚未有人完整地记载她的一生。

后来成为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她也有躯体，而且实际上与别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为何在她的时代以及本世纪末，她比别的任何女人都更引人注目呢？她的功名有几分是通过自己的天赋取得的，而又有几分是在精心选择的权贵男士的怀抱中取得的？玛丽莲现象潜在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在那种浮夸和狂放背后，一个小孩成长为那个女人。她是爱的象征却忍受着寂寞；她名扬一世却糊涂一时，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她甘做世人的情妇，却渴求夫妻恩爱和做母亲的幸福；她外表粗俗，可骨子里却有一种对文化的热切追求；她那演员的风姿绰约掩饰着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她一边私下阅读哲学，种植花圃，一边却浸泡在药物和酒精中。玛丽莲·梦露期望她的成就在60年代得以广泛的宣传，而得到的只是一片惨象。

她告诉她的最后一位采访记者说：“你出了名，就好像粗鄙地闯入了别人心中……他们会这样想：噢，她是谁——她自以为是谁，玛丽莲·梦露吗？如果这只是人们的幻觉，那当然很好，但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还是希望能够真正地接受。”

在此几个月前，她对另一位记者若有所思地说，“我不知道到50岁时有什么感觉”之后，她的思路又转到了生日上，她说她出生在“双子座下”。

“生在双子座下的是怎么一种人呢？”记者问道。

“杰凯尔和赫德，合二为一。”她这样回答说。

“你就是他俩的结合吗？”

“远不止两个人，我是许多人的结合。他们有时使我感到

震惊。我希望只是自己。我曾觉得我快要发疯了，后来却发现我所钦慕的那些人也不过如此。”

玛丽莲（我们可以称她为玛丽莲，因为她正是以这一名字闻名于康涅狄格到刚果的广大地区）从未过上她的40岁生日，更不必说50岁了。如果她活至今日，应该是近60岁的人了，然而她的生平如同她的猝死一样都未被真实地报导过。

现在该用事实来衡量这位世界性感象征了。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1983年，行人并不认识的一位老妇人戴着一顶桶帽经常往来于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的街道上。她坐着一辆三轮车，车把上插着一个红色的危险信号旗。这位女人就是惊人的幸存者——玛丽莲80多岁的老母亲，她实际上过着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

格拉迪斯·梦露（梦露是玛丽莲外祖母的姓）——玛丽莲·梦露的母亲，于1902年生于墨西哥，其父母亲是美国人。到24岁时她已结过两次婚，并生有两个孩子，由她第一个丈夫的亲属抚养。第二个丈夫也没与她生活多久，在1926年6月1日玛丽莲出生在洛杉矶综合医院时，他已经离开了她。

我们不知道玛丽莲的父亲究竟是谁，可她的出生证上填写着“爱德华·莫藤森”，她母亲在她出生两年前与一个名叫马丁·E·莫藤森的人结过婚。他好像是挪威移民，一位面包师，于1929年死于摩托车祸，但是这一点也是有争议的。尽管玛丽莲在她一生所有的官方证件上都填着他的名字，可她后来又否认了莫藤森是她父亲。

玛丽莲告诉过一位采访记者说她真正的父亲“曾和她母亲

住在同一幢楼上——当我出生时，他出走并离开了她。”这一叙述与一位名叫斯坦利·吉福德的先生非常吻合。他曾在联合电影公司工作，而玛丽莲的母亲则是这里的一名电影剪辑员，有传言说当格拉迪斯与莫藤森的婚姻破裂之后，吉福德是她的情夫。

对于儿时的玛丽莲，父亲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之中。一次她母亲指着一张照片说，“那是你父亲”。后来她仍记得戴着一顶耷拉帽子的那个人的脸，“他的眼睛流露出可爱的微笑，他像克拉克·加布尔一样蓄着小胡子。”

这就是她终生幻想的开端。玛丽莲回忆说，当她是孩子时，她告诉那些不谙世事的小朋友们说克拉克·加布尔实际上就是她父亲。在她最后的几个月内，刚刚和加布尔拍完了《不合时宜的人》后，她又陷入了旧日的幻想之中。希尔迪·格林索是玛丽莲的心理医生，他的遗孀回忆说：“玛丽莲给我看过那张照片，他看起来很像加布尔，因此她有时候相信她父亲就是加布尔。”

1962年，即她去世的那一年，玛丽莲在一张官方表格上填写“父亲姓名”一栏时，根据秘书的建议，她残忍地写了“不详”二字。

如果说玛丽莲的父亲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关于她母亲那一家族的情况却有详实的记载。玛丽莲也了解母方的家史，因此她害怕遗传性地出现精神错乱症状，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她的曾外祖父蒂尔福·霍根在82岁时上吊自尽。老年人的自杀并不少见，那当然并不是发疯的迹象，但精神病确实存在于这一家族之中。

根据死亡证看，外祖父奥蒂斯在一所医院死于麻痹性疾病。这种病，尤其是麻痹性痴呆被看作是由晚期梅毒引起的精神病。

玛丽莲没有承继梅毒的遗传基因，但她外祖母德拉于51岁时也死于精神病院，此时玛丽莲刚出生一年。外祖母有点像宗教狂，她的死因被鉴定为心脏病，“狂郁性精神病”也是致死的一个因素。

成年后的玛丽莲声称她记得外祖母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前不久曾企图掐死她。由于那时候玛丽莲才出生有13个月，她根本不可能记得这种事情。这一小恐怖故事几乎肯定属于她那杂乱的幻想之一，而玛丽莲正是用这些幻想来渲染她的幼年。

家庭生活实际上并不存在。玛丽莲出生后，格拉迪斯显然觉得不能成天照看孩子，因此她又回去作剪辑员的工作了。在大部分时间内她把孩子留给继养父母照看，当然是她给孩子提供生活费用。格拉迪斯的大一点儿的孩子们早已被她第一个丈夫的亲属带走了。

玛丽莲7岁时和她母亲住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时候大祸降临。格拉迪斯好长时间郁郁不乐，尔后就爆发一阵沮丧和狂怒。有传言说她因用一把刀袭击了一位朋友，她立即就被送入了她母亲去世的那所医院。

玛丽莲死后，在大部分时间内格拉迪斯仍被困在医院。玛丽莲的前业务主任伊内兹·梅尔森后来被指定为格拉迪斯的监护人。在活着的人中间，她与格拉迪斯呆的时间最长，她认为格拉迪斯主要是内心骚动不安，而不是精神错乱。

“玛丽莲的母亲过分迷恋于她的宗教信仰——基督科学，甚至像着了魔似的”，梅尔森说，“那就是她骚动不安产生的

原因。她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做错了什么事，而正在为此接受惩罚”。

格拉迪斯遵循了她母亲制定的规矩才产生了那种迷恋。狂热的宗教信仰以及赎回某种罪恶的想法是神经错乱和精神分裂的症状之一。

玛丽莲的宗教热情是她在童年时由格拉迪斯和一位抚养她的女人灌输给她的，成年后她仍然是基督科学摇摆不定的信徒。然而她对宗教并没有产生一种狂热。后来为了与剧作家阿瑟·米勒结婚，她改信犹太教。可再后来她轻松地把自己描述为“无神论的犹太人。”

玛丽莲并没有注定要得精神病，但是她的遗传带给很大的危险。为此书的写作而拜访的那些心理学家指出（被美国的大夫们和世界卫生组织用作指南的手册中也有详细的阐述）神经错乱和精神分裂症极易侵入整个家族。

此书主要是对玛丽莲成年生活的调查，而不是她的童年——她那遭受遗弃和忍受混乱的童年生活，先前的传记作者早已作了详细的叙述。那是玛丽莲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允许公众忽视的一段人生经历——10个寄养家庭、洛杉矶孤儿院的两年，另一个寄养家庭。在她母亲住进精神病院之后，她又与郡政府指派的监护人生活了4年。

这种剥夺一光的家世正是她后来精神错乱的温床。瓦莱里·希克沃格大夫是纽约好几家医院的顾问心理学家，他认为玛丽莲是当今被称为“交界人”的典型例证，“交界人”就是在“精神病与神经错乱的交界上摇摆的人，并且经常把两种病的迹象混杂在一起。”

希克沃格大夫说：“这种人的问题源于幼年的生活经历。

‘交界人’的母亲一般不能很好地抚育孩子，或者患有明显的精神病。他们的家史具有分居或离婚的特点，或者在幼年丧失单亲或双亲。玛丽莲的家庭背景正好与‘交界人’相吻合。”

“交界人”一般感情很不稳定，易于冲动，而且可能给别人显示一种爽朗和活跃的性格。他或她善于变戏法，富有魅力或者特别看重长相。“交界人”总是依赖于表面上的赞同，喜欢听到掌声，难以忍受寂寞，对别人的异议产生一种“压抑的、粗暴的反应”。“交界人”倾向于嗜酒吸毒，而且会以自杀为威胁手段以获得援救。

这种人的性格是于1984年在研究数以千计的病例之后总结出来的，而玛丽莲正好有这种表现，这确实令人不寒而栗。玛丽莲的生活——荣耀与痛苦的一生正好无情地照应了她的那种家庭背景。

第二章

“在学校，我那涂红了的嘴唇和染黑了的眉毛总要引起别人噉噉的议论声。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像报警器一样会引起这些议论。我不想被亲吻，也没有梦想过会爱上一个公爵或电影明星。事实上，尽管我的体型有一种早熟的曲线美，尽管用口红和眉毛油装扮自己，但对于异性我却像一块化石一样毫无反应。但是反过来我对别人似乎有很大的吸引力。”

1954年当玛丽莲·梦露回忆她的幼年生活时讲了上述这段话。不论如何，她的回忆被作家本·赫克特记录下来。这位暂露头角的影星28岁时把她的“生平”告诉了赫克特。

赫克特希望撰写一本有关玛丽莲的传记，他是受雇于纽约的一个大出版商而为之。那是一个重要的记录，因为玛丽莲在接受别的任何采访中都没有透露过那么多的情况，但那也是有争议的。

她与赫克特进行了一系列谈话之后，玛丽莲让他大声朗读那160多页的底稿。根据赫克特的遗孀回忆，她“又哭又笑而且表示非常‘震惊’”。她说她根本想不到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那

么好的故事，而且本竟然描述了她的每一段重要经历。

玛丽莲还帮助修改了底稿，但是后来他们关系僵化。据说玛丽莲当时的丈夫乔·迪·马吉奥反对出版此书，因此她退出了这一交易。当此书的有关材料终在《英帝国新闻》杂志上发表后，玛丽莲声称因语句误引而提出起诉。

如果说这个雇佣作家在记录中有差错的话，那么玛丽莲也有责任，因为书中的事实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在采访玛丽莲的那段时间里，赫克特向他的编辑人汇报说他有时候敢肯定玛丽莲在编造故事。他进一步解释说：“我说的编造，就是说她没讲实话。我觉得主要因为她是一个幻想狂，而并非存心欺骗我。”赫克特总是设法想破译玛丽莲“奇怪而细微的身体语言，弄清楚她是在故意编造还是坦诚讲述。”

玛丽莲许多关于她早年生活的陈述都在赫克特的初稿里有记载，本书也要引用其中一些内容。在某些地方，将尽可能用单独的证人来认定其可靠性。即使是她本人亲口说的，我们必须持之以审慎的态度，那绝非多余之举。玛丽莲，一个国际上有名的幻想狂，用事实和自私的幻想在私下和公众面前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她滥用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幻想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设法认识隐藏在幻想背后的这个女人。

玛丽莲给本·赫克特所讲述的凄惨经历在50年代来看是比较可信的材料，而她保留下来的却使她最终成了一名演员，那时候这确实不关别人的事。

15岁时，玛丽莲仍然是诺玛·吉恩（或者诺玛·简，有时她喜欢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这是她出生时母亲给她取的

名。1942年初，她的合法监护人，一个名叫格雷斯·姆西凯的中年妇女突然决定把诺玛嫁出去。

诺玛·吉恩未来的成功与灾难毫无疑问是她自己造成的，不过她的第一次婚姻却是由别人安排的。格雷斯·姆西凯决定和她的新丈夫移居东部，他们觉得带诺玛一块走似有不便，于是决定给她找个丈夫。

姆西凯觉得詹姆斯·多尔蒂是合适的人选。他是她非常熟悉的一个邻居的儿子，他的家庭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时期（多尔蒂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们曾住在自己破车旁边的小帐篷内）。21岁的多尔蒂既强壮又倔强，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足球队员，他为了在一家殡仪馆弄到一份涂尸防腐的工作而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然后在洛克黑德航空公司当上了夜班装配工。

多尔蒂早已结识了诺玛，他们有过几次约会。他欣喜地发现诺玛跳舞时“总是紧闭双眼，紧贴舞伴”，诺玛知道“在何种场合下该放声大笑，何种场合下该保持沉默”。尽管如此，多尔蒂与其他许多女孩子仍有勾搭。

多尔蒂根本意想不到诺玛的监护人会要他与诺玛结婚，他母亲给他传了这个口信，多尔蒂从未想过与诺玛结婚，但是当他得知诺玛的另一选择是孤儿院时，他同意了。他说他们家就喜欢用这种方式做出决定。

婚礼定在6月，这样诺玛在结婚前可望满16岁。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一对情人开始谈情说爱，使多尔蒂感到骄傲和欣慰的就是他的那辆“1940福特”牌小轿车，他总是用这辆车把诺玛·吉恩像旋风似地带到山脚下的波普斯威洛湖去幽会。他们租一艘小船，在湖边的树下戏水、接吻。

1942年6月19日，他们按预期结婚了，当时她的16岁生日